

錢穆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九州出版社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12  
37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 錢穆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1  
(錢穆先生全集)  
ISBN 978-7-5108-0749-7

I. ①現… II. ①錢… III. ①社會科學—概況—中國—文集 IV. ①C1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0) 第226493號

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作者 錢穆著

責任編輯 郝建良 張婷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

郵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址 [www.jiuzhoupublishing.com](http://www.jiuzhoupublishing.com)

印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5

印張 18.5

字數 208千字

版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108-0749-7

定價 38.00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九州出版社

## 出版說明

錢賓四先生於一九七五\*年編撰中國學術通義，就經、子、史、集四部，求其會通和合。又繼之而爲是書，依當前各門新學術，分門別類，加以研討。全書計十二目，都二十六篇。

中國重和合會通，西方重分別獨立，一切人生及學術，無不皆然。遠自漢書藝文志，下及清代四庫全書，讀其目錄，中國學術舊傳統大體可知。近代國人一慕西化，大學分院分系，乃至社會學人論學，門類風格，煥然一新。卽如宗教、科學、哲學諸名稱，皆譯自西方，爲中國所本無。既無此名辭，亦無此觀念，又何能成此學術？今國人乃以新觀念批舊學術，遂見其無一而當。本書則卽就近代國人所承認之學術新門類及其新觀念，還就舊傳統，指出其本屬相通及互有得失處。既具體條舉諸例，並諸條加以詳細發揮。使讀此書者，一則可以明瞭中西雙方學術思想史之有相異處；再則可以由學術舊傳統，迎合時代新潮流，而創開一新學術之門戶，以待後人之繼續邁進。

\*新校本編者注：原文為「民國」紀年。下同。

本書撰就於一九八三年冬，翌年十二月由東大圖書公司初版。此次重排，即以此爲底本，除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及增入若干引號，以便讀者閱讀外，內容一仍其舊。整理排校如有疏誤，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邵世光小姐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目次

序

略論中國宗教

一

二

略論中國哲學

一

二

略論中國科學

一.....三九

二.....四九

略論中國心理學

一.....六三

二.....七七

略論中國史學

一.....九三

二.....一〇三

三.....一五

四.....二七

略論中國考古學

一四三

略論中國教育學

一.....一五三

二.....六三

三.....七一



略論中國政治學

一 ..... 一七五

二 ..... 一八五

略論中國社會學

一 ..... 一九三

二 ..... 二〇五

略論中國文學

..... 二二一

略論中國藝術

..... 二三三

..... 二四九

二 ..... 二五七

三 ..... 二六三

四 ..... 二七一

## 略論中國宗教 一

宗教爲西方文化體系中重要一項目。中國文化中，則不自產宗教。凡屬宗教，皆外來，並僅佔次要地位。其與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亦均各有其不相融洽處。此一問題，深值研尋，加以闡揚。

宗教重「信」，中國人亦重信。如孝、弟、忠、信，五常之仁、義、禮、智、信。惟西方宗教信在外，信者與所信，分別爲二。中國則爲人與人相交之信，而所重又在內。重自信，信其己，信其心。信與所信和合爲一。孔子曰：「天生德於予。」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易繫辭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言：「盡心知性，盡性知天。」中國人觀念中之「天」，即在其一己性命內。所謂「通天人，一內外」者，主要即在此。離於己，離於心，則亦無天可言。故中國人所最重要者，乃爲己之教，即「心教」，即「人道教」。

中國人亦非不重神，但神不專在天，不專屬上帝，亦在人在物。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聖人卽是一神。周濂溪言：「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是聖人之更高境界，卽當爲一天人，卽神人。「聖」之與「天」與「神」，亦和合爲一，故「尊聖」卽可謂乃中國之宗教。

中國人亦非不信有靈魂。古人言「魂魄」，「魂」指心之靈，「魄」指體之能。又言人之死，骨肉腐於土，魂氣則無不之。則魂魄雖和合爲一，亦可分別爲二。魄附於身，魂在心，乃可流散於外，有不與其軀體以俱盡者。其實軀體腐爛，亦化爲氣，同一流散。惟中國人之視心身則有別，即視魂魄有別，亦即視神物有別。中國人乃於和合中見分別，亦即於分別中見和合。雖有分別，仍渾然和合爲一體。西方人天與人別，內與外別，僅主分別，不復和合。但謂中國人有和合，不再有分別，則亦失之。

人死爲鬼，鬼與人有分別，鬼與神亦仍然有分別。人之生，其心能通於他人之心，能通於古人之心，又能通於後世人之心，則此心即通於天地而爲神。但不能人人之心如此。不能如此，則爲一小人，其死則爲鬼，不爲神。惟有共同之心，則生爲聖爲神，通於天，而無死生之別。中國古人稱之曰「不朽」。朽者在物在身，不在心。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皆指「心」言。

人文之不朽依於自然之不滅。中國人亦言心氣、性氣、生氣、魂氣、神氣。亦言天氣、地氣、山川之氣。凡言「氣」皆自然。又言才氣，而不言德氣。才亦人人俱有，見於外，屬自然。德存於內，學養所成，屬人文。韓愈言：「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西方人亦言性，而不言德。德則爲中國人獨有之觀念，而爲其他民族所少見。神可有德，而鬼則無德。若其有德，則亦爲神，不爲鬼矣。

人死而魂氣無不之，生者之心則追念不已，而希其歸來，故有招魂之禮。又設爲神位，希其魂氣之常主於此而不散。如生則魂氣常主於身，今則以木代身，希魂氣之常駐。至於軀體，則必朽腐，埋

葬之而已。此爲中國人重魂不重魄一證。但人死後是否有魂，此魂是否能歸來常駐此木，此則有待人之信。西方宗教，信不求證。如上帝，如天堂，如靈魂，信其有，斯止矣。在科學與生物進化論上有種種反證，但宗教信者可以置之一旁不理不論。則宗教與科學及生物進化論，可以顯相分別，而不害其各有存在，各有發展。但中國則不然。必求和合，凡信必求證，所謂「無證不信」是也。則人死之有魂氣存在，又於何證之？曰：皆信之吾心，無反證即可矣。以信在心，無反證，卽心安而理得，故可信也。

生人見鬼，東漢王充疑之。謂人有生死，衣服無生死，何以生人見鬼亦穿衣服。此之謂「反證」。但鬼是一具體，而魂氣乃一抽象。具體可尋反證，抽象則不可求反證。魂今來歸，無反證可得，則可信之而心安矣。骨肉葬於土，恐有發掘，故設爲墳墓，歲時祭拜，斯亦心安。祠堂神主，魂氣所歸，則可晨夕敬禮，其侍奉較之墳墓骨肉，殷勤尤遠過之。

西方之上帝乃一具體存在，中國之天則屬抽象存在。具體必求證，而上帝之在人世，則無可證。故耶穌言：「凱撒之事凱撒管」，爲其無可證，乃分上帝、凱撒而二之。耶穌釘死十字架上，乃凱撒事，上帝亦不能管。穆罕默德繼耶穌而起，故使其信徒一手持可蘭經，一手持刀，亦要管凱撒事，庶不致再上十字架。然而既持刀，而人世戰爭不必盡能勝，則上帝神靈豈不有反證。耶、回二教同一上帝，究竟孰真孰假，誰是誰非，此亦無證，但亦可互作反證矣。

西方人信上帝，又信有魔鬼。上帝具偌大神力，宜可使不再有魔鬼之存在。信有魔鬼，亦卽信上

帝一反證。西方人僅重其「所信」，乃不重「信者」。信者受魔鬼擾，則其靈魂受災禍。得上帝保佑，而災禍始免。中國人則信其己，魔鬼上帝皆在己之一心。己心不受魔鬼之擾，則魔鬼亦無以擾之。魔鬼上帝之於己心，亦和合爲一。而外力所在，有所不計。乃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惟尊一己之德性，置身之死生於度外者。

中國既更重在信者之自身，則生平行事，果使問心無愧，縱不侍奉上帝，上帝亦不加罰。卽如爲臣事君，果使盡日祈禱，希君加賞，使遇明君，則決當斥之，不使在朝矣。中國人所重乃在己之「道義」，不計身外之功利。以農事爲證，己之耕耘，必配合之於天時地理五穀之性。己之所能盡力者有限。故但問耕耘，莫問收穫，惟求自盡己責。但業商者不如此想。其貿易謀利，乃是一種功利，非道義。功利則須仗不可知之外力，於是信仰其外在者，惟求於己有功有利。如上帝，能使己之靈魂死後上天堂，則其宗教信仰，亦屬一種功利觀。

尙書太甲篇有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農夫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三年之蓄。則遇天時水旱，可以無患矣。是天作孽猶可違也。使己不負耕耘之責，則百畝之地，寧不荒蕪，是自作孽不可活也。商業民族則不如此想，貿易求利，其外在所遇不可知，此乃西方宗教信仰崇奉外力所由起。

印度釋迦所提倡之佛教，雖亦同是宗教，然與西方耶和回二教有大不同處。一則釋迦言「涅槃」，乃抽象辭，與耶和回二教之上帝天堂爲具體性者不同。二則釋迦言塵世「生、老、病、死」四苦，皆

由生前作業來。生前作業，乃人類本身事，與耶、回二教之信靈魂非人世現實者又不同。三則釋迦乃以一皇太子離家出走，菩提樹下得悟，又經修鍊始成佛，與耶穌、穆罕默德之自始即由上帝命其傳教，初不經由其自身之特殊修鍊者尤不同。信佛教，同經修鍊，同得成佛。耶、回二教，信者僅得靈魂上天堂，決不得同成爲耶穌與穆罕默德，此又大不同。又佛教雖信者同得成佛，而依信者各自之修鍊，又遞有階梯，如佛之下有菩薩，菩薩又分十地。耶、回二教信徒則一律平等，同此祈禱，同此歌頌。僅任職教會者，有地位之不同。教皇乃經選舉，已凱撒化。及其死，亦僅得靈魂上天堂而止。抑且諸佛乃在諸天上，即諸天亦來聽佛法。耶、回教中之上帝，則絕不來聽耶穌與穆罕默德以及歷代教主之傳道。故耶、回二教，乃於平等上有極大一大一平等。佛教則於不平等上有絕大一大平等。此皆其大不同處。

佛教來中國，乃於中國傳統文化有其近似處，但亦有一大不同處。佛教與耶、回二教同對人生抱「悲觀」，而中國人對人生則抱「樂觀」。佛教在中國已極盛行，宋代理學家起，周濂溪教二程尋孔顏樂處，而生老病死不爲苦，此即對佛教一反證。苟使反之吾心，信孔顏儒道，亦在救世救苦救難，而吾心則樂，則何必效釋迦之逃避出世。中國人之由釋返儒，則仍在其一心。即理學興起前之中國高僧，亦知反之己心，則即身可以成佛，立地可以成佛，而無前世作業之爲障。南北朝時，竺道生已闡其義。唐代禪宗，更盛唱其說，而天台、華嚴相與助成之。此爲中國化之佛教。

印度地居熱帶，生活易足，人心懶於工作，易於厭世。中國地居溫帶，以農立國，勤勞節儉，乃

爲生之本。故佛教主「出世」，而中國人則安於「入世」。此乃中印雙方之大不同處。西方人入世必「尙爭」，中國人入世則「尙和」。此又中西雙方之大不同處。

和則生樂。中國人言：「樂天知命」，樂天卽知命。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天之所命於己者，此卽「爲己」之道。中國人言「道」，有天道，有人道，人道之大者爲「仁」。曾子言：「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道卽人道，亦卽天道。以爲己任，則卽爲己之道。死而己之責任方盡，乃得休息。惟仍有後人，繼續任此一大任。此爲中國信仰之特殊處。

人之生必歸於死，此亦天命，人人易知。人之生必付以一番責任，此則非人人所知。天既付人以責，又必付人以能任此責之一番才能，中國人稱此曰「德」。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是也。此德亦稱之曰「性」。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是也。然人具此德性，未必能發揮爲才能，以善盡此責，則必待於學。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乃天命之性，而「學」則是爲己之道。人必先學而後教。苟其不學，又何以教。孔子曰：「學不厭，教不倦。」學而不教，斯亦可謂之不仁。但學在先，教在後，故宗教之在中國不盛，而惟學爲盛。論語二十篇，開首第一字卽爲一「學」字，此可證矣。故宗教信在外，而中國人則信在內，首當信己之能學。

己之學，首要則在「立志」。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是也。孔子七十，始曰：「從心所欲不逾矩。」故中國人之教，乃教人立志爲學，其所學則爲道。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是也。其道則曰爲己之道，以達於人道，通於天道。其發端則在己之一心，其歸極亦

在己之一心。故若謂中國有教，其教當謂之「心教」。信者乃己之心，所信亦同此心。其實世界人類其他各宗教亦可謂同是一心教。歐洲人之心，在其各自之個人，本無心於斯世斯人，其所奉之教，乃猶太人耶穌所創立。耶穌已預爲歐洲人留下一地位，曰：「凱撒事凱撒管。」但不僅耶穌上了十字架，直至近代之核子武器，皆屬凱撒事，上帝不能管，此亦見歐洲人之心。耶穌之言，亦久而有驗矣。

一手持可蘭經，一手持刀，此亦阿拉伯人之心。離家兀坐山洞中，或大樹下，此爲印度人之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爲中國人之心。凡教必本於心，此亦中國古人所創之「人文大道」，可以證之當前全世界之人類而信矣。

近代國人則惟西方是慕，然不熱中於其宗教，獨傾心於其科學，此選擇亦可謂妙得其宗矣。科技爲今日國人所競崇，先以賺人錢，最後必達於要人命。核子武器誠屬科技之最尖端。果使第三次世界大戰幸不發生，而科技繼續進展，則必有不上戰場，核武器不待使用，而更有不見痕迹之新殺人利器之出現。如是則世界真有末日，而死者靈魂盡得上天堂，一切事盡由上帝管，更不由凱撒管，耶穌之言，亦久而有驗。耶穌之最先宗旨亦或可由此而達矣。我誠不勝其爲靈魂界慶賀，但亦不勝爲生命界悲悼矣。然果使人心能變，人同此心，孔子魂氣依然流散天地間，則或有中國人所崇奉之心教之所想像之一境之出現。縱不在中國，或可出現於西方。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亦安知其必無此一可能。此其爲中國信仰之最後希望乎？我日禱之，我日禱之。

一神多神，又爲近代國人衡評中西宗教信仰高下一標準。惟中國之多神，亦中國人心一表現。凡



中國人所親所敬，必尊以爲神。如父母生我，乃至歷代祖宗，皆尊以爲神。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物，縱歷數千年以上，中國人亦必尊以爲神。士、農、工、商四業，除商業外，孔子爲至聖先師可不論，如稷爲農神，夔爲樂神，其他百工尊以爲神者難縷舉。自人文界推至自然界，吾心亦莫不有敬有親。敬而不親，於心有憾。親而不敬，於心有愧。故天地亦如父母同尊爲神。敬之與親有間，則禮生焉。「禮」者，體也。天地萬物，實與心爲一體。而此體之本，則在我之心，此即孔子之所謂「仁」，而中庸則謂之「誠」。「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於我心而見其真實不二，斯得之矣。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然非禮亦無以見仁，猶之無軀體亦無以生魂氣。故中國人言天必言地，苟非有地，則亦不見有天之存在。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夫子之自言則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夫子之文章亦惟子貢之徒乃始得聞。故中國人之教，以心之親爲先，以心之敬爲後。知其親，仁也。知其敬，則爲智。而教親教敬，則重在行。行之真實不虛，則禮是矣。禮不僅在人與人之交往，又必遍及於凡可親而敬者。故在家有竈神，鄉村有土地神，城區有城隍神。名山大川，所至有神。遠之有太陽神、月神、北斗星神。吾生四圍，凡所接觸，多所敬，多所親，遂多尊以爲神。孔子曰：「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則心與神爲一。道天人，合內外，皆此心，皆有神，皆有禮。則天地亦只是一篇大文章，故中國人之教亦稱「文教」，又稱「禮教」，則多神又何鄙夷之有。

中國人又常「神聖」連言。「聖」言其德，「神」言其能。如謂神工神能是也。工能見於外，而